

京城四大名医

经验
传承

京城四大名医始于民国时期。代表着当时中医临床的最高水平。创办了北平、华北国医学院。为北京和华北地区培养了大量高级中医人才。推动了北京地区中医临床医学与学院派学术的发展。同时也继承发展了中西汇通派的学术思想。对于北京以至全国中医发展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涵盖了师承教育、学院派与宫廷医学、中西汇通派学术特点。构成了燕京中医学派的核心。

谢子衡

同砚集医话

临证备忘录

杨建东 谢淳○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学出版中心

京城四大名医

经验传承

同砚集医话 谢子衡

京城四大名医始于民国时
表着当时中医临床的最高
创办了北平、华北国医学院。为
北京和华北地区培养了大量高级
中医人才，推动了北京地区中医
临床医学与学院派学术的发展。
同时也继承发展了中西汇通派的
学术思想。对于北京以至全国中
医学发展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涵盖了
师承教育、学院派与宫廷医学、
中西汇通派学术特点，构成了燕
京中医学派的核心。

临证备忘录

杨建东 谢淳〇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学出版中心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砚集医话——谢子衡临证备忘录/杨建东, 谢淳著.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5

(京城四大名医经验传承)

ISBN 978-7-122-08055-4

I. 同… II. ①杨…②谢… III. 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IV. R24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0590 号

责任编辑: 叶 露 严 洁
责任校对: 吴 静

装帧设计: 尹琳琳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医学出版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2½ 彩插 9 字数 139 千字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写在前面

一年前，高益民先生找到我的三子谢淳，说要给我出本书，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就先作罢。高先生又来电话，说出版社要和我们签合同。谢淳就找来了建东，和他商议，最后决定由我的亲儿子谢淳找资料，由我干儿子杨建东写。应出版社的邀请我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见了社领导和编辑同志们。他们对我的热情招待实不敢承受，在出版社签了合同，还照了相。这样就开始动笔了。

我十九岁拜在汪逢春门下，先生赠青囊以传业，课学岐黄之术。医救生灵，是个积德的差事，可用不好，就是缺德。凡求治于医者“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遇良医，尽用心，无愧乏术；遇庸医，荡钱财，贻误良机。既然长川以望闻问切行医之道，必要科学认真研究处理患者之痛。

我的老师汪逢春先生一生最敬仰叶天士和徐灵胎两位医界耆硕，他们两位都是江苏人，叶天士是吴县人（今苏州），徐灵胎是吴江人，他们是康熙、雍正、乾隆朝的医家妙手。叶天士比徐灵胎大二十来岁。天士出生在医学世家，灵胎则以布衣而自成气候。叶天士弱冠享名，30岁时就已“名著朝野”，大江南北、邻省远邑，贩夫竖子、白叟黄童，“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者”；徐灵胎在乾隆朝曾两度奉召到北京为大臣治病，平时则“远近未治，刻无宁晷”。叶天士著《临证指南医案》系“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附以论断，未必尽桂本意也”，《温热证治》（即著名的《外感温热篇》）乃先生在洞庭山出诊时门人顾某随之舟中，录记所语。徐灵胎则著述甚丰，如《难经经释》、《伤寒论类方》、《医学源流论》、《医贯砭》、《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慎疾刍言》、《兰台轨范》皆其著也，“约千余卷”之多。叶天士“天分绝人”，并通诗文词赋、经史子集；徐灵胎亦“聪强过

人”，更是多才与艺，天文、地理、音律以及舞刀夺槊，无一不会，又熟江南水利，洞悉利弊，曾著《水利策稿》一书，此外还有《道德经注》、《阴符经注》等著作。二公歿后，沈德潜曾为叶天士作传，载《清史稿》；袁枚（随园）为徐灵胎作传，载《小苍山房文集》。可能是和汪先生同乡的缘故，他常提及二人的医德。尤其对于徐灵胎更是推崇，对于他的论脉学叫我们至今都熟背于怀：“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

写这本书难度比较大，书中人物大多已为古人。我现在也不比前两年，脑力不足，一些事情，回忆起来想前头忘后头，恐挂一而漏万。幸亏著作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以为佐证，才得落笔。我对他们的要求是：煤球是黑的，你没必要把它说成白的。要实事求是地写。

建东从小失怙，受他母亲托孤，我常把他带到家里来，他和干妈，我的老伴郭师云的感情很深，几天建东不来，她准打电话把他叫来，看见了，就放心了。建东从小就爱听我叨念过去的陈谷子烂芝麻，他的记性也好，多年以后还能记得。在我的熏陶下，他很喜欢翰墨丹青，我也常带他去长见识。那时我的腿脚还灵便，我经常带他到处逛，讲讲周养庵，说说马伯逸，谈谈吴镜汀，道道徐燕荪；有时我们爷俩坐在烤肉宛论论梨园掌故，有时吃着西来顺评评画界趣闻；有时叫一只烧鸭子品品美食佳馐。这次这本书建东是用我的口吻叙述的，他说这样显得亲切，读者更喜欢。

没想到，这些生活给了他创作的素材，凭他的记忆把我的一幕幕往事记录下来。建东后来考上了电影学院，学了导演，一晃也成了中年导演了。记录这个像写剧本，有可读性，他和谢淳经常讨论写什么删什么。谢淳整理我的脉案，然后，打印啊扫描啊，他倒是通过这个学会了不少电脑知识。谢淳从小和他的三大爷学过针灸，后来又向我学习中医。他在插队后期被安排在保定第一橡胶厂医务所，在那里，他医治患者，解决病者之痛，长了不少能耐。回北京后，他又陪我在

各个医馆佐诊。我和老伴的晚年，和谢淳两口子生活在一起。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起床很早，每早五点半就能起床，除给我们做早点外，他还能为我抄写一些底方。所以整理起我的脉案来，分类呀，系统化呀，还是很清晰的。刘郑昊小友是建东的学生，他把《泊庐医案》撷萃给整理出来费了不少力。

在撰写这部书期间，我的同学张绍重先生提供了汪先生的遗稿。我的世侄岳志澄，还有我从小看大的吴霜，他们给我写序写跋，我们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的马家林同志也费心记述我们的友谊。在此老朽揖拜致以谢忱。

这本书就要付梓之际，我要说的是，本来的杂陈，不值得这么兴师动众的，寥寥几行就为我的传记了。但我经历了九十几年的故事估计还有些意思吧！那就以飨读者吧！赐教赐教！

九十晋四叟子衡谢甸均于逆旅楼

2009年12月1日

序 言

谢子衡先生的医话出版了，他老人家竟然点名要我写序，弄得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点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为什么？谢子衡，一代名医，家学渊源，为无数名人政要医过病。他不单是医生，还是山水画家，作品有价；他还是社会活动家，上一辈以致再上一辈的许多知名人物都与他交往甚笃；另外，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摄影家，年轻时摄影作品获过奖、上过名品杂志……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就知道胡闹捣蛋的小丫头。虽然一晃几十年时光飞逝，老先生要我给他写文章，我依然是受宠若惊。

我得称呼谢子衡先生为伯伯。他比我父亲吴祖光大一岁，父亲在2003年已经去世，如果他活着，今年该是九十二岁，而谢伯伯如今已九十有三，依然精神奕奕，活得生意盎然。

我和谢伯伯结缘，据说得从襁褓时期算起。那时候，我记忆力还不达标，对此知之甚少，发言权因而降低。不过，我可以从我五六岁时的记忆说起，这还是靠谱的。

那时候，谢伯伯经常到我们位于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后身的一条称为马家庙胡同的家里来，他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更确切地说是我母亲新风霞的专门保健医生。那时候的谢伯伯，年约四十左右，高且瘦，面容清癯窄长，直鼻宽肩，有一种中医特有的内敛感，很神气的。

我父亲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他和谢伯伯年岁相当，又都是出身于大家庭的书香子弟，所以他们成了除医患关系之外的好友是很自然的事。我父亲带着他的一帮老朋友到处举办饭局，也经常请谢伯伯参加。谢伯伯到我们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了这层关系，谢伯伯便不仅是我母亲的保健医了，他还是上至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下至我两个哥哥、一个常住我家的表姐甚至于一两岁的我的“保

健医”。据说那时候，只要我有个小小的风吹草动，妈妈就会请来谢伯伯为我开药。我记得曾有保姆一手托着一个小药瓶盖，里面有一个大拇指大的黑色药丸，旁边还有一颗晶莹透明、很带诱惑力的绿色糖块，另一手举着一小杯白开水，“威胁利诱”着让我吃药：“小霜！快把药吃了！吃了药就不流鼻涕，不打喷嚏，不撒黄尿，不拉稀了，可以随便吃元宵吃年糕吃糖葫芦了！”其实，我听了这一大串话，记得最清的是“随便吃”这三个字，“吃药”这两个字在其次。保姆又说：“药丸搓小了，放嘴里，含一大口水，呼噜一下，仰脖就咽下去了！真好乖孩子！”

于是，我含了药丸，含了大口水，真的一仰脖，药丸还真的咽下去了。

后来一直有大人夸奖我小小的人儿竟很会吃药，我总会有一种成就感。这些，是拜谢伯伯所赐。

据我妈妈说，我出生时是有些早产的，因为她总在台上演戏，天天又唱又舞的一通折腾，肚里孩子能不早产么！但是后来的我身体一直很好，我想一定是跟谢伯伯有关系，因为他关照了我的体质，关照了我如何吃药打针，使我健康直到今天。从这种意义上说，谢子衡伯伯真是我的一个恩人呐。

我记忆最清楚的应该是纠缠住谢伯伯给我当观众这件事。至今，他提起这事还是津津乐道。我小时候，受我妈妈的影响，表演欲极强，天天在家里搭台演唱，谁来了都要“不幸”做我的观众，说他们不幸是因为我这个唯一的主角是属于霸道型的，观众只要坐下来就不准走，散场不散场由主演说了算，有时两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时间，节目由独唱、朗诵、舞蹈以及即兴表演甚至胡说八道等内容组成。想想，那当观众的真是够倒霉的。

谢伯伯就是我的观众之一。

后来的谢伯伯只要见到我必定提起做我观众的往事，他说那真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是我家的客人，不好意思驳我这小主人的

面子，加上我妈妈满脸骄傲兴致勃勃地也在旁边观看，即使忍受不了那些莫名其妙的表演，也不能抬屁股就走啊。只好耗着，直到我妈妈爸爸都不好意思了，站起来让我“暂停一下”，因为谢伯伯要回家给病人看病去，我才会非常不情愿地停止那些没完没了的表演。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够烦人的。

谢子衡伯伯，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我们家的朋友而不是医生。从我父母的年轻时代起，直到五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两家一直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平静时期是这样，非常时期更如此。应该说，患难见真情这句话一定是经历过风雨考验才能被冠以这样的总结。文革当中，我妈妈患高血压，谢伯伯经常为她诊脉开药，有时候为她开几天假期，在那个长达10年的黯淡时期，与一个“反对艺术权威”甚至他的整个家庭长期保持着友谊，那是怎样的一种坚持，又是何等地可贵啊。

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谢伯伯讲过的与另一位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的交往，那是很令人震撼的记忆。平安医院是中国评剧院的关系医院，我妈妈、小白玉霜等一大批演员平时都在那里看病，因此谢伯伯与他们都有不浅的友谊和交情。除我妈妈以外，小白玉霜也是他的一位十分熟悉的朋友，且因为小白玉霜的身体一直不很好，与谢伯伯的交往就更多。他说当年小白玉霜服安眠药自杀的前几天，还去过他家里一次。小白玉霜因为当时的处境所致，心情不好。那一次去他家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聊聊天，其实就是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之情，不过那次的谈话并没有让谢伯伯一家人觉得小白玉霜有什么反常之处，她依然是侃侃而谈甚至是谈笑风生的。然而只过了一周，这位评剧白派艺术的正宗传人便香消玉殒、魂上九霄了。谢伯伯一直想不通，无数次说过：我没看出来她要走呀，要是早知道，我开导开导她，也许她就不至于这么轻易地死……唉！

世事无常，当生命中某种巨大的灾难来临，有些人会宁死不屈，以命相抵，像小白玉霜；有些人会忍辱坚持，在渴望中求生，像我妈

妈；更有些人会冷眼看世界，以平淡之心笑傲一生，像谢伯伯，因为他至今活得很开心。

好像是前年了，谢伯伯九十高龄，忽然发病，高烧不退，肝区疼痛不已，查之为肝囊肿，入院治疗。要是别人，必然是大祸临头，草木皆兵。你想，九十岁的人了，多日高烧，该是多么恐怖的事？我和朋友、他的干儿子建东一起去医院看他，还给他带去一盆绿格盈盈、有着十多个花苞的水仙。他老人家带着烧，依然是个笑模样，坐在床上和我聊天。人瘦成个长竹竿似的，唯有一对眼睛，虽然被高温熏得泛着血丝，但却依然有神。他问我什么时候请他吃饭？并且又说起当初我一两岁的时候他到我家，看到我五六岁的二哥推着站在小竹车里的我满大街疯跑的往事。本来我还想着去病房后应该怎样选择正确谨慎的字眼向他问候，以及劝他安心养病不要悲观之类的空言泛语，一见他是这种状况，那些虚假之词便都付予东洋大海喂小鱼去了。

果然，没过多少天，谢伯伯健康出院，步履如初。他开着玩笑，说自己已是弱不禁风犹如一根蒲公英，来一阵小风，他就能随风飘荡到处留情去了。

这本书的执笔者杨建东，多年来患有一种奇怪病症，总说自己不能吃甜食，只要一吃就会呕吐不已，请谢伯伯给他诊治，原来是反流性食管炎。据说此病十分痛苦，吃东西稍一不慎就倒酸水。所以我每次邀他去饭局，他总是愁眉苦脸予以拒绝，对此我总是个不解：那样好吃的一个人，有人请客竟然不愿去？这种情况大约两三年有余，不久前我关心地问他这个毛病有没有好转，谁知他情绪大好，开心以极地说早就好啦！可以随便吃啦！一问之下，原来是服用谢伯伯开的中药又辅以西药治疗，这才治好了他的反流性食管炎。建东因了这一次的病愈而对谢伯伯感激不尽，肝脑涂地、废寝忘食地为谢伯伯操笔疾书实在是在是应尽的孝道。

谢子衡伯伯，是我们家父一辈的老朋友，在我眼里，他就像是一块古老金贵的檀香木，有着深厚的油黄色，散发着丝丝入扣的深沉的

香气，沁人心扉，润泽四方。听说，他的三儿子，那个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骑着一辆自行车顶着冬天的冷风来到我家，为两家的父辈传递信息、交方送药的大男孩儿，已经继承了老父亲的衣钵，是一位很不错的中医了。我想，这是谢伯伯由衷觉得高兴的一件事吧。

那也就是说，不光是父一辈，我们子一辈也依旧是朋友。对了，以后生了病，可以找三哥了。我要是跟人家说，我现在有保健医了，他是名医谢子衡的儿子谢淳。谢伯伯没意见吧？

听说人类寿命最高能达到 120 岁了，我们身边若有一位如此高寿者，那肯定是谢伯伯无疑了！

吴霜

2009 年 12 月

老树著花无丑枝

——记京城中医名家谢子衡老先生

谢子衡老先生是我二舅父的挚友，我称呼他为五叔。我和他老人家的“缘分”是从他为我治病起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我因病休学在家调养，二舅父就把谢老请到家来为我看病，谢老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不仅为我诊脉、开处方，还让我到他工作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原平安里前毛家湾胡同）住院治疗。那个时候，我接受的就是很正规的中西医综合疗法，这也是谢老一贯的医学主张。他虽是中医，但很尊重西医，我看他和医院中的西医医师们关系都很融洽，他的这种思想和作风，一直贯穿在他几十年的行医实践中。

时间不长，我和谢老的交情就由医患关系，变成了叔侄关系，我成了他家的常客。当时老人家住在西城福绥境北口一个独门独院儿里，院内一溜儿北房，窗明几净、冬暖夏凉，院内屋前种着指甲草、茉莉花、喇叭花……随着季节的变化，把小院儿点缀得五光十色，饶有田家风味，一派安宁闲适的情趣，它所给予你的温馨，是任何“高档楼盘”也代替不了的。

我每去造访，谢老必留我闲叙、小饮，佐酒之物是老北京所谓“咸菜酒”之类的平民酒肴：一碟煮五香花生米、一碟拍黄瓜、一盘炒麻豆腐……无非是昔日二荤铺里常见的货色，看似不讲究，其实不然，老人家是最懂饮食之道的，他常说：“吃不在排场，而在情趣。”而这“情趣”二字包涵着多少学问啊！谢老出身世泽名门之后，年轻时多与艺术界交往，触筹交错间积累了许多个人的饮食经验，说他是“美食家”也不过分。我在这里要插一点小声明：“美食家”的称谓是近些年才有的，当前的一些所谓“美食家”多是自标身价，专挑贵的

吃，并不真的会吃。我说谢老爷子是“美食家”，是他真的会吃，真的懂得吃，比如最普通不过的家常打卤面，谢老说也有多种吃法，大体分两类，一类是不勾芡的“氽儿卤”，一类是勾芡的“混卤”。打卤必备好高汤：鸡汤、羊肉汤、口蘑汤等。论正宗要算勾芡的卤，打勾芡卤在起锅前要趁热浇上一些炸好的花椒油，嘶啦一响，椒香四溢，引人食欲。而这卤要不泻汤才算合格。至于面码儿，“氽儿卤”讲究齐全，而“混卤”则可随意。现在京城里时兴烤肉，什么南韩的、巴西的、品种繁多，每吃烤肉时就上来一大瓶冰镇饮料，食者饮之痛快似觉爽甚，可就忘了您那胃受得了吗？谢老说：“当年无论烤肉季、烤肉宛，烤肉吃完，解腻的都是一碗小米粥，既配套又养胃。看似平常却有养生之道。”

我的老师溥雪斋先生曾经说过：“以前在北京社会上处世，要有四个基本条件：一笔好字，两口二簧，三两黄酒，四圈麻将，四者兼备游刃有余。”这四项基本原则，谢老占了三项，他不仅写得一笔好字，其小楷深得雅宜山人神韵。他还喜听京戏，且拉得一手好胡琴，我见过他为我二舅父操琴，弓法娴熟不让专业琴师。至于喝酒，他亦以舒筋活血为着眼点，往往浅酌几杯适可而止。他不赞成酗酒无度，认为一喝必醉且撒酒疯的人属酒品不佳，丢人现眼！他说：“不仅喝酒能看出人的品德来，如果猜拳行令，还能看出人的机智、坦率来”。最后一项打麻将，他不赞成，他说：“喝酒，交情越喝越厚，打牌，交情越打越薄。”您看，这吃喝玩乐不过是市井间的俗事，可让我“五叔”这么一说，个中还真蕴含着人生的大道理呢！

今天的北京餐饮界，集全国各地饮食之大成、汇南北口味为一炉，很多菜肴已非旧时口味了。老人家是民国初年生人，一直在北京生活，这期间的饮食流变，堪称饮食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只有过来人才能道得出。所以，谢老在这方面，多能言人所未曾言，道人所不能道。往往酒过一巡之后，老人家谈兴渐浓，放诞高论，旁若无人，无论是故都的岁时风物，市廛风俗，轶闻掌故，饮食风尚，娓娓道来，

足令听者如入宝山之中乐而忘返，实为潇洒而不落俗套。听着谢老讲古，我忽然想到眼前这老头儿，该不是一位民俗专家吧？实际上他比专家还专家，真让我长了不少学问，而这学问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非是那些高头讲章、大而无当的空谈。谢老虽口若悬河，却从不平章国事，月旦时贤。他说：“国家大事经纬万端，一介平民如何能肃括宏深？岂可随便发为皮相之谈，既无补时艰又徒乱人意，吾不为也。”

时至文革浩劫，狂飙骤降，世事大变，不仅我自己惨遭家破人亡之祸，谢老亦远走西北，彼此失去联系近二十年，虽长系萦怀莫可奈何。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还是通过“武生泰斗”王金璐世伯的帮助，谢老和我又取得了联系，我又成了“谢府”上的常客。现在的“谢府”也已搬进了楼房，但室内的陈设亦如福绥境时一样地简朴。面积不大的两居室，虽略显拥挤却布置得井井有条，待客的房间墙上挂着双亲的照片和谢老自己的书画作品，一对沙发的前面是一个能活动的小餐车，上面摆放着茶具和烟缸，这沙发就是老人家待客的专座。墙壁上的镜框内有一幅笔墨苍润的山水小品，是老人家的手笔。谢老年轻时是画家，在山水画方面下过硬功夫，他所往来的画家朋友，不少都是我的师辈。谢老尽管行医多年，但悬壶之余常以笔墨自遣，其造诣岂止胜过专业水平。但他从不以画家自许，作品也很少示人。所以，许多认识谢老的人，只知他是位德高望重的医者，并不知除医道外，他还是一位造诣高深的画家。老人家虽然以行医为职业，但书画艺术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并不比医道差多少，他不仅参透了病患者的玄脉，也参透了山水艺术的玄脉。看老人近年的力作《溪山无尽图卷》，画面上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用笔劲而鬆，用墨淡而厚，笔笔皴擦，层层点染，熟而不甜，生而不涩，直是画出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无限生机，正可谓胸中有丘壑，笔下有鬼神。从他的画里，我们能看到传统文化的熏染。

悬壶济世与寄情书画，谢老为自己构筑了一生的精神家园。在他的人生轨道上，有过逆境，有过坎坷，他都处之泰然，是书画艺术给

了他极大的寄托和慰藉。谢老今年已九十多岁，然精神矍铄，其谈锋不减当年，他不仅谈行医之道，也谈书画之道、饮饌之道，从徐灵胎到汪逢春，从王石谷到吴镜汀，从会贤堂的赵桂山到西来顺的褚祥，人生的遭际、艺术的感悟、生活的情趣……细想想，老人家所谈的，不就是处世之道、养生之道吗？

老人对自己的书画并不很看重，他常对我说：“我的笔性差，比不上老先生们，我改学中医这条路，还是走对了。”一说到行医，老人脸上顿时弥漫着自豪的神情。

作为京城的中医名家，谢老不仅对治疗许多疾病有独到的经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老人家的医德：以治病救命匡世济人为天职。一位医生能有医德，首先要有爱心，还要淡泊名利。这二者谢老都具备，对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论》中提出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普救含灵之苦”身体力行。他待人诚恳，办事认真，是一位谦和厚道的长者。每次见到我，总要打听家里在浩劫中遭际的一些情况，其笃于故旧之情始终不衰，令我感动。

在拙著《北京民俗联语二百选》中我收录了清代名医徐灵胎的一副联语：“一生那有真闲日，百岁仍多未了缘。”一生治病救人，到了晚年犹牵挂着被病痛折磨的患者，一位良医的职业道德，读来令人可敬可佩。这联语或许是作者夫子自道，但说它是谢老为人的写照，一点都不过分，至少在不正之风也侵蚀到医疗界的今天，太需要像谢老这样的医师，这样的长者；太需要“临证备忘”一类的著述出版，它能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同时感受到一位医者的仁爱之心，治病济人的情怀，是为记。

岳志澄

2009年7月31日於城南研珠樓晴窗



目录

■ 一、青囊传业步杏林	1
1. 立雪汪门	2
2. 从师悬壶	10
3. 随师名苑	20
4. 同砚小集	30
5. 汪师仙逝	39
6. 汪逢春先生文稿遗存	46
■ 二、《泊庐医案》幸付梓	63
1. 《泊庐医案》的编纂	64
2. 谢子衡先生识师遗存	68
■ 三、谢子衡临证医案	113
■ 四、丹青漫笔画绝优	129
1. 初涉芥园	130
2. 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	136
3. 古物陈列所	147
4. 九九消寒会	151
5. 杏林漫话	158
6. 丹青不知老将至	167
■ 杏林耆硕谢子衡	179
■ 后记	182

一、

《青囊传业步杏林》



● 汪逢春先生文稿遗存

● 汪师仙逝

● 同砚小集

● 随师名苑

● 从师悬壶

● 立雪汪门

